

毛 澤 东

農 村 調 查

(內部文件，注意保存)

高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翻印

一九六一年三月

毛 澤 东
農 村 調 查

(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高級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翻印

一九六一年三月

說 明

为深入学习毛澤东同志关于調查研究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現將毛澤东同志过去所写“农村調查”、“寻鄔調查”两部著作，匯集成为本書，作为内部文件，印發給同志們。

其中“寻鄔調查”，是根据一份打印稿翻印的。这个打印稿，有些字跡不清，并有若干錯漏，待以后找到原稿时，再作訂正。

高級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一九六一年三月

AW21/39/179 05

目 录

序言一.....	1
序言二.....	2
兴国調查.....	5
东塘等处調查.....	61
木口村調查.....	69
赣西土地分配情形.....	72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錯誤.....	78
分青和出租問題.....	81
分田后的富农問題.....	87
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89
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	92
长岡乡調查.....	94
才溪乡調查.....	131
跋.....	149
寻鄔調查.....	151

序 言 一

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只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鄔調查；（二）兴国調查；（三）东塘等处調查；（四）木口村調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出租問題；（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錯誤；（八）永新分田后的富农問題；（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岡乡調查；（十一）才溪乡調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損失。此外东西，就都損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調查，因許克祥叛变而損失。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岡、永新两县調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損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見其一斑。为免再損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們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見，后来已經改变了。

毛 澤 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于延安

序 言 二

現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全党應該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一）應該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們找一个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負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現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階級的实际情况，沒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調查，調查社会各階級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負指导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具有对中国社会問題的最基础的知識。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輩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調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說，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我用开調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岡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調查”，一个“长岡乡調查”和一个“才溪乡調查”。开調查会，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調查和井岡山两县調查，找的是各县中

級負責干部；尋郎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門管錢粮的已經失了业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調查时該县的一个小獄吏。兴国調查和长岡、才溪两乡調查，找的是乡級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調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还必须自己口問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热忱，沒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国幼稚的資產階級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样，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实际工作者須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对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实际相联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权”，這句話，虽然曾經被人譏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什么發言权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这也批評，那

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二〕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的，並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注經〕

〔一〕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當時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即“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載“論政策”一文。

〔二〕引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

興國調查

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打長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開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做了一個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八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開會的地点，是新喻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永豐區位於興國贛縣萬安三縣的交界，分為四個鄉，旧凌源區為第一鄉，洞江區為第二鄉，山坑區為第三鄉，江團區為第四鄉，以第二鄉之永豐圩為本區政治經濟中心。人口分布：第一鄉三千，第二鄉八百，第三鄉三千，第四鄉二千，總共八千八百。這一區介在興、贛、萬之交，明白了這一區，贛萬二縣也就相差不遠，整個贛南土地鬥爭的情況也都相差不遠。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像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這次調查，一般說來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中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我在尋鄖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這個調查的缺點，是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後農業生產的狀況，也沒有調查文化狀況。這些本來是要調查

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紅軍决定誘敌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会只得結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調查的綱領，逐一發問并加討論，一切結論，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們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結論，仅叙述了他們的答話。我們的調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們也并不覺得疲倦，應該深深感謝这些同志們。他們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毛澤东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記。

一 八个家庭的观察

傅济庭

第十区第一乡人，开小屠坊，沒有本錢。五个人吃飯。有二十三石谷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补足。每杀一个猪，能赚一元三角左右（現在沒有大猪杀了，每个猪只能赚五角左右）。五个人是：父亲（八十岁），妻子（煮飯，养猪，弄柴火，洗补衣裳，不能耕田），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和自己（三十九岁，耕田兼杀猪）。除自己的田以外，又租人家租入五石谷田，每年要請一个月的零工帮忙作田，母亲五年前死了，死的时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債，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谷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鰲（赣县属，离十区一乡十里）鍾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

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敗，跑往均村山里，幫人修山，九月紅軍到興國，回家，靖衛狗鑽山走了，沒有分田。今年二月（陽曆三月），紅軍打贛州，二月分田，沒有分進來，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債不要還了。同時押金三十六元也沒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當了三个月土地科長，幫人家分田。四月起當赤衛隊中隊長，有梭標無槍，當了三个月，六月十五日帶隊打興國縣的靖衛狗一次。六月起，赤衛隊改編為紅軍預備隊，當排長，一个多月，當連長。這時第一鄉編了二個連。八月打七坊，帶隊去打，打勝了。這次（陽曆十月）出發新喻當營長。脫離生產不得，肉賬又沒有收好還與別人，要回家去，不願當紅軍。

讀過六年書，勉強看得報信。

李昌英

十區一鄉彭屋洞人。

六個人，自己四十八歲，耕田。妻也四十八歲，心氣痛，只能煮飯，洗衫衣，供豬子。兒子二十歲，耕田，很笨不會算計。媳婦二十歲，每天弄柴燒，不能耕田。女兒十二歲，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吳姓。第二個兒子三歲，今年四月死了，現在只有四個人吃飯。

自己有三十石谷田，借老弟李昌芬田二十担谷，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夠開鑄往泰和羅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担谷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担谷，要量九担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債，九担租，就代昌芬還了利。自己的三十担谷田，因是山田容易崩壞，實際只能收十七担，連昌芬田的實收數四担，共二十一担，均水谷（毛谷），七折成燥谷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罷了。六個人每年要吃

四十担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只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平时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蒔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阳（二三毛），过年（三十毛）才买肉吃。吃新要买十毛钱肉，因为要请工种番薯。蒔田，割禾都要请工。一年要请二十个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还要帮兄弟老二耕二十担谷田，每年要花费八十个工（每一担谷，好田要费三个人工，坏田要费四个人工），因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他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她。八十个工没有工钱，除做自己的事并做老二嫂的事外，再无余力帮别人做工了。

欠债一千二百毛，欠得义仓上的，每年还利谷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谷一石，每石价二十四毛）。每年年终卖猪卖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买盐油外，均拿了折了利谷还与义仓。本村新义仓老义仓各有三十余石谷，共有七十石谷。

今年三月分田，六个人每人分得七石谷，共四十二石谷，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归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笔账由昌英还利的，也废除了，义仓上千二百毛债也废除了。四十二石谷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谷左右，加上番薯，勉强够吃。

今年八月赣西南来公事，重新分过，抽肥补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个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为一石）共得谷二十五石，他的坏田拨出一点给人家，人家的好田拨来一点与他，这回分田分得匀净。为什么三月每人分得七担，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得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所以本村每个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郑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没有村政

府。

他在乡政府沒有办什么事，他的儿子李全坡在乡政府經管彭屋洞方面的軍器（梭标、烏槍、刀等）。

打兴国，打良口，均他儿子出發，打七坊，打南昌輪到他出發。他愿当紅軍，只是要請一个月假，归去买回一个牛子，才好耕田。因为他的一只牛，今年六月二十七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买进来的，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十元。六月費去十二元买进来一条牛，七月又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八塊錢（还不曾收糞），須得再买一只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个月假回去一轉，再来当紅軍。

“叨紅軍的恩典”，过去七十塊錢一头的牛，如今只要二十元买得到了。“叨紅軍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过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現在只要十元一担了。谷过去四元一石，現在一元一石（三个銅片一升米）。柴过去二十文一斤，現在八文一斤。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現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盐、布等項大貴特貴，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現在八百文一斤。布过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現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溫奉章

十区四乡（侯逕）人。侯逕有三百多人，有一个乡政府。

四个人吃飯。

父亲五十六岁，脚痛，一点事也不能做了。母亲四十六岁，眼睛看不到了，供猪而外，不能做別事。自己二十二岁，耕田，今年三月起当少队大队长，七月起在乡政府当財政委員，十月出發打南昌，代理紅軍后备队連长。妻十六岁，煮飯，弄柴烧，看牛，不帮耕田。

自己有八石谷退脚田，父亲押去多少錢不知道，每年还租二石

半（燥谷）。本是八石水谷田，因系好田，能收八石燥谷，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从地主租来一百二十石谷田，不押錢，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九十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七十二石，燥谷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除剩十七石，吃食不够。六月至七月收禾，虽然收了禾，还了租去，还了去年的生谷去，随即沒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谷。向富农生，生一年，一石还三籬。每年要生十多石谷。去年生的十二石谷，今年“叨紅軍的恩典”，不要还了。欠了六十元債，欠了大地主刘花讓的，每十塊毫洋量一石谷利息，現在不还了。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石番薯抵一担谷，共可抵十三石谷。

今年三月，四个人共分了三十二石谷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进来了二十四石。分法，即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個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割出九十六石与別人，剩下三十二石。割出去的尽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發見他分多了，又太好了，割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割出一些，歹田割些进来。“乡政府分田很公道”。

过去耕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蒔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請工，蒔田請六七工，割禾請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請三十多工，共要請七十多工，蒔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于內。現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請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比方过去苦三分，現在只苦一分，閑空時間很多，在乡政府管財政，办些公事。打兴国，打良口，这回打南昌，他都出發。

讀过四年書，标語能認一半，能写賬。

陈偵山

十区二乡（指閤寺）人。

第二乡共有七百人，乡政府設在永丰圩上。

七个人吃飯，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偵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老大摆油盐摊子，摊子摆在人家店門口，专卖零油零盐，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失掉了，“搭便革命”。不要还債，摊子不能再摆，現在二十軍当兵。老二讀过八年書，十九岁以前在自己家看牛，十九岁起学看“地”，看了五年“地”。在乡政府当宣传員。这次出發，当連政治委員。老三是做篾匠学徒，学了三年，現在二十軍当兵。老大的妇娘煮飯，弄柴火，种菜。老二的妇娘同做上項各事，現在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队长。老三的妇娘才九岁。老大的女二岁。

自有二十石谷田，又租来十石（还租谷五石），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畢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請八十个工帮做。

欠債一千三百毛，要利谷十石，每年耕田有谷三十石，还去租谷五石，利谷十石，只剩十五石，七个人除老三帮人做篾不在家外，六个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三石，靠了老大做油盐生意老二看地賺点錢来添补。老三还在学徒期中，不能賺錢。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贊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債主逼債，逼得她們过不得年，她們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債、心里喜欢，故此贊成看大老二革命。老三是个老实人，人家說怎样他就怎样，这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四月革命失敗，靖卫狗来，老大跑往均村帮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的冠朝，在那里看地，賺了七八十塊賺。去年十二月，

紅軍又占興國，老大老二回家，又干革命，革命失敗時，被靖衛狗燒去六間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谷外，還分進來二十九石，共計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里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的去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長。三月分田盡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勻，扯去一半好田，扯來一半歹田，還是每人七石。婦人仍是喜歡的，因為婦娘子自己在政府辦事，經常說別人應該好歹扯勻，所以在扯勻自己的田時，她也是贊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滿嫂三個女子，都沒有耕種能力，所以鄉政府派人為他家耕田。派鄉中勞力多的去耕，先耕陳家的，后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陳家的飯。七個人有四個人吃外邊的飯，這四個人的每人七石谷便余了下來，拿了發賣，得了錢買油、買鹽、買布。

鍾得五

十區三鄉（山坑）人。

家里有十一個人。自己二十八歲，讀過七年書，在白鷺（離山坑三十里）王姓雜貨店里當先生（管賬）年薪小洋六十元。連當學徒到當先生共計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紅軍到白鷺，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親五十七歲，老了，帶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歲，耕田。老八嫂三十二歲，煮飯、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兩個侄兒，一個九歲，讀書。一個三歲。妻二十八歲，煮飯、弄柴火、供豬子。兩個兒子，一個七歲，耕書。一個兩歲。大侄討了一個老婆，九歲，帶小孩子，一個姪女，兩歲。以上共十一個人，只有老八能耕田，

他自己能做生意，其余均缺乏生产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盐钱布钱工钱杂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钱要三十多元，杂谷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应酬费二十多元。这一百五六十元的来源，从白鸞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种杂粮如豆子等项出十多元，供猪除自己吃肉之外能余十多元，卖松树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约百二十元，每年须欠债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债二百多元。

从前有四十六石谷田，十年前卖去七石（价每石十元），前年又卖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力还不够，每年要请零工一百二十多个，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钱二十八串。

今年二月（阳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谷田，十一个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籬（内自己的三十石）。因为本乡这次分田好歹没有扯匀，现在又要重新分过，目前还未分好。本乡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过生每年须食谷百石左右，杂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结果得谷六十石零一籬，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六石。但二十一石租谷不要还了（折钱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债的利息四十元（二分息）也不要还了，则是好处。不好处是白鸞王姓的店倒，他无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本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的收入。两样相比，革命能比革命后差不多。但革命后，杂用减少了许多。煮酒，为了请工，虽然还要，但可减少一些。布因省穿，也